

滴水岩

高明光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引 子

接连发生的一件件怪事，使滴水岩这个深山里的小地方，在远近十里八乡的名气越来越大。

川滇黔交界处，崇山峻岭，林木葱茏，溪流纵横。在莽莽的川南丛山中，有一条蜿蜒流向东南的清水溪。清水溪从两座山间流出，溪东北的山被无边的竹林盖得严严实实，山峰高而尖，峰两侧的岭呈八字形展开，渐远渐低，像一只展翅的苍鹰，人称老鹰岭。溪西南的山，坡势平缓，可不出两里之遥，一座石柱似的山峰拔地而起，峰高十数丈，顶平中粗，迎溪三面皆为光秃秃的红石头，人称石鼓岭。石鼓岭下有一条小路，沿这条小路盘旋上山后再走十来里山路，便到了滴水岩。

滴水岩是山路边的一块巨石。巨石高三丈许，从山路高的一侧坡上斜刺向天伸出，把山路揽在怀中。石巅朝地的一面有两个向下的半圆形凸起，终年滴水不断。不知经过了多少年，滴水在山路另一侧的岩石上啃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小坑。坑里的水清澈甘冽，这里成了山路上行人饮水小歇的好地方。坑里溢出的水往下流入密林深处。这里的水，大旱之年不见少，淫雨

季节不见多。

大清光绪十六年，即庚寅年，一位婚后十年不孕的妇女，喝了滴水岩的水生下一个女儿。过了十七年，有人用滴水岩的水使一个小伙子死而复生。可此事两年之后，一个壮汉却因饮了滴水岩的水，暴死在路边。这一件件神奇的事不脛而走。

于是，关于滴水岩的故事，纷纷扬扬地传开了……

第一部

山泉滴滴



1

“出不出?”

“出!”

“嘭!”沉闷的刀砍木头声。

“出不出?”

“出!”

“叭!”重重的瓦盆落地响。

草房里，几个女人呜呜地哭着。草房前的场坝边噼噼啪啪响起了鞭炮。四个青年汉子在哭声中抬出一副白木棺材，把棺材架在场坝中央早放好的两条长凳子上。草房里哭着出来七八个人，跪在棺木的一侧。为首端灵牌的是一个七岁的男孩，瘦弱的身子裹着一件青色土粗布长衫，头上用麻系着一块白布，白布的一端长长飘在身后。孩子没哭出声，抽咽着，眼泪喇喇顺着脸颊往下滴。

九月的风吹着竹林，沙沙沙……像是在下小雨，又像是有人在叹息。一会儿，灵柩上路了。小雨似的沙沙声，把几个女人的啼哭从草屋前带到沟里，又从沟里送进了对面山坡的密林中……

三道沟文家在办丧事。

这里有紧挨着的五道岭五条沟。

五道岭五条沟从不同的方面奔向一个不大的坝子，在这里碰了头。这五岭五沟一坝，大地名统称文家山。坝子的大小不足百亩，可一色平展展的水田，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里，真算得黄金宝地了。坝子中央是一座正方形的大院。大院由两人多高的大墙围成，一边长十五六丈。院正南是一个六尺宽、一丈来高的大门洞，门洞上方砌有两尺多的挡水斜檐，两扇黑红色大木门，门两边各蹲着一尊石狮子。院墙的每个角上盖有小碉楼。院内坐北朝南九间大瓦房，东西各有六间厢房，一色青砖、灰瓦、白墙。当地称这个大院为“玉村”。这家主人姓文，五十多岁，乐善好施，人称文善人。

五条沟里断断续续地散着一块块梯田，越往沟里去，田块越小。正南的沟叫一道沟，由此往东、北、西，分别称作二道沟、三道沟、四道沟、五道沟。这五岭五沟里星星点点地散落着四十八户人家，家家都姓文。听老人们说，明末清初，有文家五兄弟从楚地迁来四川，在这里落脚。那年代，这里几乎没有人烟，也无地名。兄弟五人圈山占地，垦荒造屋，娶妻生子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开来，此地也随之被称为文家山。初时，文家山家家有自己的山，自己的田土。二百多年过去了，风风雨雨，天灾人祸，使这里的山、地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，除了几户人家还有点山和地外，其余的山和地都归了玉村文善人家。

三道沟在五条沟当中比较窄，却比较平坦。从沟口往沟里走，沟中间是大大小小的梯田，右边山坡上是清一色的竹林，左边山坡上杂长着松、杉、樟各色树木。一条小路从树林一侧弯弯曲曲地爬进沟底。办丧事文家的两间半草房，坐落在沟深

处的竹林里。

过了好一阵，只有三个人又回到了已经冷清了的草房：那端灵牌的小男孩，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。日过中午，没有炊烟，三个人也没出来。小男孩坐在一条小竹凳上，两只不大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门外的山。那一男一女在小男孩身后站一会儿，又在屋里来回走动。

“得山，”女人弯下腰拍拍小男孩的肩说话了，“走吧！”

孩子一动也没动。

三十来岁的男人卷好旱烟，吧嗒吧嗒抽了一口又一口。

“得山，”女人又说，“日子总得过呀，你不开腔朗个^①行嘛！”

孩子没动也没出声儿。

“山子，”男人开了腔，“你已经七岁，也该懂事了。爹娘都没了，我们总不能看着你饿死吧！好歹我和你爹是没出五服的兄弟。”

女人接着说：“你叔叔和我虽然有一个儿子，也不怕再多一张嘴。收拾收拾跟我们一起过吧！”

“你婶儿心肠好，”男人又说，“你到我家能干啥子就干点啥子。等你长大了，给你成个家，也不要断了我们文家一脉香火。”

孩子还是没出声。

这个男孩叫文得山，是文昌民的独生子。本来，得山是一对双胞胎，可他弟弟生下后七天便得七天风死了。得山娘因生这对双胞胎死于血崩。前两天，文昌民也丢下得山撒手西去了。

^① 川南土话“怎么”。

又过了好久，得山慢慢站起来出屋走到场坝，忽地跪在场坝边，向着对面的山连磕了三个头，转身又向刚走出屋来的叔叔婶子磕了一个头。叔叔看着得山额头上渗出的血，怔住了。

“走吧！叔！婶！”

沙沙沙……一阵风吹来，草屋，这个家，被沙沙声冲走了。

四道沟最狭窄也最长，从沟口走到沟的另一头，足有七八里地，沟最窄的地方只能勉强过人。沟两边的山坡，全是密密麻麻的竹子，水竹、西枫竹为多。离沟口五里来地有一个小山坳，山坳靠坡处现出三间茅屋。屋后有几块高大的红岩石，这儿的小地名也就叫“红石头”。茅屋向着西南方，屋前有一个不大的场坝，屋左、屋后、屋右是连成一片的楠竹林。场坝边长着一窝茨竹，茨竹外面是一个半亩来大的水塘。坳里有两亩半水田。这里住着文昌清一家。

文昌清家有一片四五亩大的祖传山林，租种着文善人的六亩半水田，家境虽不宽裕，却也吃饭不至断顿。昌清的父母都已过世。早在昌清十岁的时候，父母便为他娶了一个十五岁的媳妇。昌清十五岁时与妻子张氏圆了房。昌清从小长得一副好身板，五尺多高的个子，身上的肌肉疙疙瘩瘩的，一天到晚总有使不完的力气。昌清不仅种田是把好手，犁、耙、铲、搭，样样在行，而且砍山、挑山也是远近出了名的，乡亲们多称他大山。昌清十八那年，张氏开了怀，为他生下一个儿子。可这孩子不到满月，浑身火炭似的，一连几天不退烧，死了。昌清二十岁生日那天，张氏又为他生了第二个儿子。满十做生又添丁，这户山里人家正经热闹了好几天。孩子长到两岁多，活泼顽皮，全家别提有多喜爱！一天，孩子独自跑到水塘边玩，大

人一眼没照顾到，竟掉到塘里淹死了。昌清的父母为此痛不欲生，常对人说，不怨儿子，不怨儿媳妇，只怨自己上辈子不知作了啥孽，命该绝后！孩子淹死后不到三年，两位老人先后离开了人世。昌清的母亲咽气前对他说：“大山，我和你爹都去了，孽债也该还清了。你要多行善积德，老天爷会睁眼，让你留下香火。”

为了给父母看病和安葬双亲，昌清卖掉了一半祖传下来的山林，日子也紧巴起来。可昌清夫妇记住了母亲临终时留下的话，总要从牙缝里抠出点来行善积德。不知是不是老天爷真的有眼，昌清二十三岁头上，又得了一个儿子。为给儿子取名，一字不识的昌清足足憋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走几里山路，请文善人的账房先生给取了个名：“文得虎”，小名“虎子”。“得”是按家谱排的辈，“虎”是山中之王，以虎为名，愿孩子命大，邪秽不能侵扰。

昌清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可两口子把虎子看得比什么都重。孩子有点头痛脑热，昌清上山扯草药，张氏寸步不离地照看。无论下地、上山，还是赶场、走人户^①，总要把虎子带在身边。虎子在爹娘的手掌心里长到七岁，那年夏天出了天花。虎子闯过了痘、麻^②关，可在过麻关时破了相，不但脸上留下大颗大颗的麻子，而且嘴也有些向左歪。虎子刚满十岁不久，昌清夫妇把七岁的文得山领到了家。

昌清与文得山的爹昌民是同曾祖父的堂兄弟。昌民过世，昌清夫妻反复计议，得山是文家的骨血，又没有其他亲人，总不能让他流落山野；更何况虎子多灾多难，还得为他多积点

① 川南称串亲友为走人户。

② 川南一带俗将出“天花”也称为出“麻子”。

德。于是，夫妇俩又多了一个七岁的养子。

得山家离虎子家并不远。若从三道沟出来再进四道沟，有十一二里路。如果翻两沟间的岭，穿林子，就近了一半多。只不过岭上没有真正的路，不熟悉的人是找不到路的。得山家的日子远不如虎子家，得山爹又是犟脾气，是个不会弯腰低头的人，宁可喝得稀点，也不愿登门向人借粮借钱。因此，得山只随父亲到昌清叔叔家拜过两回年，对叔叔家只有些淡淡的印象。

文得山来到昌清叔叔家十多天了，竟呆呆地没说过一句话。夜里，他总做梦。太阳从山顶上伸出头来，把霞光洒向竹林。五彩霞光流进山腰、山下的雾海，溅起阵阵水花。一位年轻的姑娘拥着轻轻的一团团、一缕缕白雾，打竹林里飘到他跟前。姑娘一双黑黑的大眼睛，长发厚厚的，一直披到腿根。姑娘甜甜地笑了笑：“儿子，快回家去吧，你爹等你呢！”

“你是我娘？我怎不认得你呢？”

“把你送到家，没等你睁眼，我就到你外婆那里去了，你哪会认得我哩！”

得山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，这姑娘长得好像自己。“娘，爹好想你，我也要你。别的娃儿有娘，我不能没有娘！娘，你就别走了，留下来吧！”

得山正在和娘说话，忽然刮来一阵风，把娘忽悠悠地吹到山那边去了……

太阳落到山那边去了，竹林里黑幽幽的，得山在林子里迷了路，说啥也走不出林子。忽然，他听见有人喊：“儿子，到这边来！”得山循声找过去，看见长发大眼娘娘满身是血，站在一处有点光亮的地方，顿时吓得直发抖。

“儿子，不要怕，我是你娘！”

“我娘？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”

“儿子，我用命换了你的命，你长大后就会明白了。你爹在家着急找你呢，我领你出林子吧！”

得山还没来得及答话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娘不见了，自己已经站在家门前的场坝里……

得山跟着爹上山砍料子^①。秋天的山虽然没有五颜六色的花，却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。笋子虫会飞了，可它们笨得很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十分好抓，烧着吃可香呢！一种成串串的小红果，吃在嘴酸甜酸甜的。爹说，不知是哪朝哪代，这种果子使一支断粮的军队没有饿死，而且坚持下来打了胜仗。打这以后，这种果子便叫“救兵粮”。得山看着砍下的一堆堆嫩竹子问爹：“爹，竹子总也砍不完吗？”爹说：“竹子的根多着呢，只要根不死，明年春天又会长出笋子来。”忽然，得山看见一只小野兔，竖着耳朵晃着头用前腿洗脸。他轻手轻脚向野兔背后摸过去，一扑，嘿！把野兔抓着了。他高兴地喊：“爹，快来看，我抓住一只兔子！”他觉得怀里的兔子挣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：妈呀！哪是兔子，怀里抱的竟是一条大蛇！大蛇猛地在得山的右胳膊上咬了一口。得山甩掉蛇，没命地向爹跑去：“爹！爹！”爹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只有一阵阵回声：“爹！爹……”

这些天，文得山似乎是在梦里。

一天，昌清叔和婶把得山叫到跟前，叔先开了口：“山娃子，你这样丢了魂一样怎么行？松林子不怕霜打，一根竿子能撑一只船。吃饭，干活，往后的日子长着哩！”婶子的嗓子有点沙：“你爹妈会保佑你的，可怜的娃儿。跟你虎哥去放放牛，到山林子里散散心。”得山知道，爹妈的的确确丢下他走了。

^① 作造原料的嫩竹。

在叔叔家不像在自己家，不能光吃饭，总得干点什么。得山终于开了口，说了声“嗯”，恍恍惚惚地跟着虎哥去牛栏牵牛……

山里的杜鹃花茶花开了又谢了。竹笋长高了，发出了枝叶。田里的秧苗长出了穗，金黄的谷子上了场。文得山成了叔叔家的一员，有了自己的朋友：虎哥、水牛和黄狗。

虎子比得山大三岁，个头儿不算高，跟他爹似的长得满结实，拖着一条尺来长的发辫。虎子的眼睛大大的，有点像他爹。只是他嘴有点歪，鼻子又比常人小，这双大眼睛失去了应有的风采，与嘴、鼻凑在一起，反显得有几分滑稽。昌清夫妇对虎子，就像捧着一只小金鸡，握紧了怕热着，放松了怕摔着，放在地上怕冷着。这使得虎子除了饭后收拾收拾碗筷，几乎不会干别的什么；到了看不见家房屋的地方，就辨不清东西南北。虎子说话有点口吃，想事情总比别人慢，有人问点什么，他或过一会儿才回答；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，可不知什么时候想起来突然又回答你。自从得山到家，虎子别提有多高兴，真像老虎见了大山。有了伴，昌清放了心，让小哥俩去放牛。哥俩要去小溪里抓鱼、搬爬海^①，到山上捡菌子、掏鸟窝，他也不再阻拦。别看得山小，可从小跟着爹砍山、赶场、干农活，爹走到哪里都带着他，爹干什么活，甚至帮人扛活，也领着他。爹做什么，他总在一边自己比划着试试。他熟悉山，一钻进山就像鱼儿游进了江海。他手挺巧，用镰刀削个竹哨学鸟叫，用狗尾草编条毛狗儿，用泥捏一只小猪……哥俩在一起干活、玩耍，得山反倒像小大人似的。虎子从不欺负得山，有时甚至把娘给他吃的东西，悄悄给得山留点儿。只是在干活的时候，虎子总要耍点懒。一起去放牛，虎子说：“山子，

^① 即螃蟹，川南人称捉螃蟹为搬爬海。

我比你大，我在这儿看着牛吃草，不让你跑了，你去割草吧！”得山什么话也不说，操起镰刀到坡上割草去了。在场坝晒谷子，虎子说：“山子，我在这儿轰麻雀，你去翻翻谷子吧！”

得山有个伙伴，像山中有了虎。得山在人前话不多，可跟虎子在一起，他的话就像滴水岩的泉水，不管天旱还是下雨，总是有的。

昌清租种了六亩多水田，没有牛是不行的。他省吃俭用，两年攒下的钱，还不够买条像样的牛，只好在清水溪买了一条半岁的水牛犊。这牛犊瘦得像筛糠的风簸。昌清夫妇跟对孩子一样伺候牛犊子，一年过去了，犊子有了膘。又过了半年多，它学会了干活。这条水牛眼睛有点红。俗话说：牯牛红眼睛，拉犁不费劲，犄角顶死人。红眼睛的水牛，力气大，但是脾气不好。得山第一次靠近它，那牛一抬头，鼻子呼地喷出一股气，把得山吓得退了几步。得山远远地把青草抛给它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得山拍拍牛的背，它会“哞——”叫一声。他用脸贴贴牛的腮，它会轻轻蹭蹭。日子长了，得山拉着它到山坡上放，格外开心。躺在坡上看牛吃草，身下有些凉，可太阳晒得肚子暖乎乎的。闻着掺杂水气的草味，眯着眼从睫毛缝里看太阳，五光十色中时而像飘来几团云，时而像飞过几只鸟，时而像有山、有水、有草房。牛吃草“咔嚓！咔嚓！”得山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。看牛干活累了，不知怎的，得山总想起爹。他从不打牛。叔叔犁田时用鞭子抽牛，得山差点儿没流泪。

山里人烟稀，三五里地一户人家是常事。离昌清家最近的四道沟口文四伯家，相距也有五里多。因此，山里人家都养狗。白天来客人，半里地外狗就“汪汪”报信了。夜里守家护院，不比一个人差多少。一个人上山干活，带着狗会少几分寂寞。要是打兔子套山鸡，狗更是少不得的帮手。昌清家养着一

条高大的黄狗，这狗见了生人会不要命地扑上去。说来也怪，这狗第一次见得山，没咬没扑，只“汪！汪”叫了两声，便绕着他身前身后嗅了个遍。没过几天，狗就和得山混得很熟了。得山下地、上山，黄狗总不离左右，连蹿带跳地撒欢。天长日久，黄狗像通了人性。得山伤心时，黄狗静静地蹲在一边；得山心情好时，黄狗在他身上蹭着，发出“嗷嗷”的欢叫。得山给黄狗取了一个名字：“金毛”。

两个孩子最高兴的事，是在春天雨后放晴的时候，带着金毛去放牛。水牛在溪边吃草，金毛一会儿坡上，一会儿沟里，蹦来蹦去。虎子有时也帮得山割几捆草。山，竹林子，天空，被雨水洗得那么净，绿的，绿得滴水，蓝的，蓝得透明。要是出了虹，两个孩子一边往山坡上跑，一边大叫“虹吃水，虹吃水！”孩子们听老人说，天上的神仙用虹吸地上的水。听见孩子们喊，水牛会停了吃草，抬头“哞哞”应几声，金毛更会“汪汪汪”叫个不停。声音在山谷里回荡，仿佛在向天地宣告，这里有四个生命。

春去冬来，几度花开花落，得山已是十一岁了。苦没有淹没这孩子，反倒擦干了他的眼泪。累没有压倒这孩子，反倒给了他一把子力气，个子不算高，也不算壮，可肩头挺硬。

一连两年，崖上的天气反常地冷。春天，稻秧迟迟不能开插。秋天，稻粒还有大半没干浆，霜就来了。谷子上了场，一年的辛劳有好大一份随着秕谷被吹走了。遇上歉年，交完租，吃饭也紧巴巴的。俗话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山里人有自己的活法儿。每逢赶场，昌清带着两个孩子，有时挑柴，有时扛楠竹，到清水溪卖几个钱，除了买点油盐针头线脑，偶尔也买点米添补添补。头一年，昌清总是领着两个孩子赶场。后来，孩子大了些，路也熟了，昌清便让他们自己来来往往。卖了

柴，卖了竹子，孩子们手里捏着沉甸甸的铜钱，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。

文家山坐落在一片大山中。这片山方圆二百多里，山峰并不高。可要走出这片山，无论你奔哪个方向，都要下很高很陡的坡，才能进入山下的丘陵。川南人把这种由群山托起的高原叫“崖上”。这片山最险的出口是石鼓岭，大家也就把这片岩区称作石鼓崖。石鼓崖山上是密密麻麻的各种树木和竹子，比较平缓的山间便是梯田。

从红石头昌清家经玉村、滴水岩、巷子头，下石鼓岭，走不多远便到了清水溪边的小场镇，这个场镇以清水溪为名。

清水溪场很小，只有一百来户人家，一条石板铺的小街平时冷冷清清，但一逢赶场^①，这里却因小而显得熙熙攘攘，很热闹。川南的场镇，有的赶一、四、七，有的赶二、五、八，有的赶三、六、九。清水溪每逢三、六、九赶场。日上三竿，赶场的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。不足五步宽的小街，两边店铺都开了门，“下江货”、“担担面”、“新鲜饭滚豆花”，叫卖之声此起彼伏。叫价、讨价、还价，熟人、亲朋间的问候寒暄，七嘴八舌，仿佛要把这个小镇冷清几天憋积下来的声音都释放出来。

清水溪赶场最热闹的地方，是在场街头临溪的一片沙滩上。这里进行竹木、牲畜交易，也有外来人摆的各种摊子，还有耍把戏的、算命的。街头上面对坝子的一间铺子是一个茶馆，铺面很小，除了烧水的灶外只放一张八仙桌。逢场时，门口撑出一片竹篾棚，棚下加放了两张桌子。这里，平时是过往客商歇脚的地方，赶场时成了亲朋、闲杂人等聚会的所在。

^① 川南的许多小集镇称作场，赶集叫赶场。

从红石头的家到清水溪，足足有二十五里地。虎子和得山来来回回地走，离了家盼着快到清水溪，离了清水溪又盼快到红石头。下崖走路省点劲，可肩上有担子；回家肩上的担子卸了，可又爬崖。谁也不知这条路究竟有多长，有几多上崖下山。草鞋破了一双又一双，脚底板变得越来越厚。

一开始，文得虎觉得赶场可以看看热闹，挺有意思。后来，小小的清水溪再没有什么新鲜，便觉得没趣。天长日久，得虎心里烦起来，路走得没完没了，太阳天天东边出西边落，石鼓岭、滴水岩、巷子头，像睡着了的老人，一动不动，总是那个老样子。

有一天，像荒草中开出了一朵花，虎子发现了一点乐趣。那是盛夏的一天。得山和虎子卖完了楠竹，天快晌午了。太阳火辣辣的，青草低下了头，房屋、石板路，像刚出锅的馒头，呼呼冒着热气。只有知了似乎最喜欢这样的天气，越热它们叫得越欢。

“山……山子，大晌午太阳太毒了。我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凉，等太……太阳偏西了再回家吧！”虎子先说了话。

“行，这种天爬石鼓岭浑身都得冒油。”山娃也赞成歇会儿再走。

哥俩来到场头，沙滩上热得站不住人，生意都收了，也很少有人走动。场头上的茶铺子却特别热闹，人们有的摇着扇子、汗巾坐在那儿喝茶摆龙门阵，有的站着喝一个铜钱两碗的老荫茶。茶铺房山外有一棵高大的黄桷树，树荫像一把巨大的伞。树荫下或蹲或站几个人，在那里嚷嚷着什么。虎子和得山各人端了一碗凉茶，走到树荫下看热闹。原来是几个光脊梁小伙子在推十点半。

推十点半，是这一带常玩的一种游戏。一副大贰牌，大写